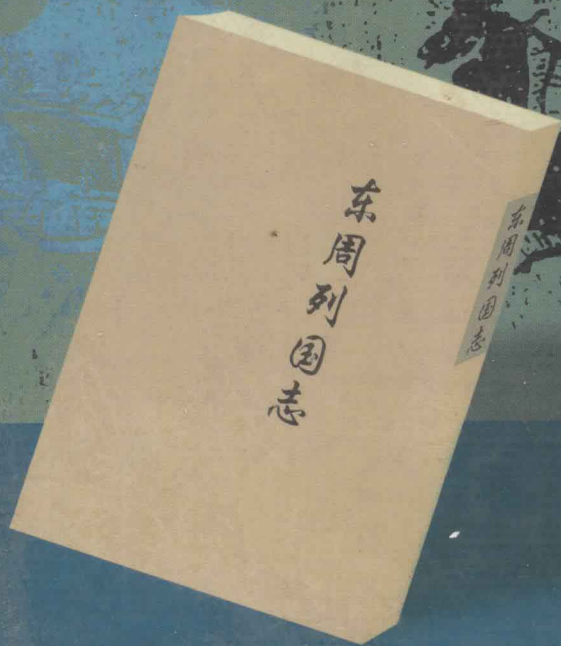


古代小说名著故事

东周列国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古代小说名著故事

东周列国志

上海辞书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0 号

古代小说名著故事·东周列国志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5 字数 201000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326-0434-9/G·173

定价: 17.20 元

编 写 罗伟国 胡 平

朱鼎玲 陈 琪

曹 岚 常国宁

绘 画 邵承达 周丽平

责任编辑 苏 骅

封面设计 李 菁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小说堪称是中国文学中的常青树,它硕果累累,精品名著众多,至今仍拥有广泛的读者。这些作品,不仅有曲折动人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还表现了中华民族孝悌忠信、崇尚节义的传统美德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执着理想。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此,我们从中国古代小说精品与广为流传的名著中,选择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言二拍》、《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十种,邀请部分作家、教师在保留原著精华与基本情节的基础上进行了选编改写,并配以彩色插图,使之更适合现在中等文化程度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需要。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

目 录

烽火戏诸侯·····	1
母子黄泉相见·····	6
管鲍之交·····	11
曹刿论战·····	15
曹沫雪耻·····	19
庆父不死 鲁难未已·····	23
卫懿公好鹤·····	29
百里奚饲牛拜相·····	33
蜜蜂计·····	39
扁鹊见齐桓公·····	45
神机妙算退楚兵·····	50
宋襄公会盟被劫·····	55
宋襄公的“仁义之师”·····	59
卫成公巧计脱险·····	64
晋文公整治军法·····	68
介子推隐居·····	74
城濮之战·····	79
烛之武退秦师·····	84
叔詹据鼎抗晋侯·····	89
蹇叔哭师·····	93
伍子胥过昭关·····	98
宝剑风波·····	104
笙箫结奇缘·····	108

神箭养叔·····	113
绝缨宴·····	117
楚庄王纳谏·····	121
桃园葬灵公·····	125
晋景公见鬼·····	129
西门豹巧治巫婆·····	134
魏文侯知人善任·····	140
吴起杀妻求荣·····	145
晏子使楚·····	151
孙武斩美姬·····	155
孙臆遭害·····	160
庞涓之死·····	166
商鞅变法·····	174
和氏璧·····	179
完璧归赵·····	182
范雎恩仇记·····	187
冯驩焚债券·····	193
火牛阵·····	198
纸上谈兵·····	203
白起冤死杜邮·····	209
通敌卖国的伯嚭·····	214
楚怀王中计误国·····	222
秦王伐楚吞六国·····	227



烽火戏诸侯

周幽王是西周末年的一个昏君，他整日狎昵群小，饮酒食肉，不理朝政。于是有人向他进献了一个名叫褒姒的美女。自从褒姒进宫之后，周幽王迷恋她的美色，每天在琼台陪她，连续三个月都不去王后的正宫。王后知道了原委，气冲冲地带着宫娥，径自闯进琼台。只见褒姒正在幽王面前撒娇，并不起身迎接，气得王后大骂：“哪里来的贱女人，在这里胡作非为！”

幽王怕王后动手打褒姒，就将身体挡住褒姒，对王后说：“这位是朕新娶的美人，还没有定位次，所以没有来得及进后宫朝见，你不必发怒。”

王后见幽王袒护褒姒，无可奈何，骂了几句，也就悻悻而去了。褒姒望着她的背影，问幽王道：“这个女人是谁？”

幽王回答：“她是王后，你明天理应去拜见她。”

褒姒听了不吭声，但第二天还是不去正宫见王后。

王后在宫中闷闷不乐，太子宜臼跪着问她：“母后贵为六宫之主，为什么不高兴呢？”

王后说道：“你父王宠幸褒姒，将来我们母子就会没有立足之地。”说着便含泪将褒姒不把正宫放在眼中等事，一一讲给太子听。

太子说：“母后别难过，我来替您出气。明天趁父王早朝之际，我去琼台将那贱女人揍一顿。”

第二天早上，太子指使十几个宫女到琼台乱摘花朵。褒姒手下的宫

女劝阻道：“这花是万岁栽种给褒娘娘赏玩的，你们竟敢来破坏，这可是死罪啊！”

那些摘花的宫女却说：“我们奉太子的命令，要摘花献给正宫娘娘，谁敢阻拦！”

双方争吵起来，惊动了褒姒。她亲自出外，看到这一场面，正要发火，不料太子突然出现。褒姒毫无防备，太子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大步冲上前来，一把抓住褒姒的头发，恶狠狠地骂道：

“贱婢！你算什么东西？没有名位，居然敢自称‘娘娘’，目中无人。今天要教你认得我！”

太子一边骂，一边打。宫女们怕幽王怪罪，一齐跪下来叩头求情：

“请您手下留情！一切看在万岁的面上。”

太子也怕打死了褒姒不好交待，便住了手。褒姒含羞忍痛，眼泪汪汪地回房了。她心中明白，这是太子替母亲出气。宫女劝她：“娘娘不要难过，万岁会替您作主的。”

正在这时，幽王退朝回到琼台。他见褒姒披头散发，泪流满面，便问：“爱卿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梳妆？”

褒姒拉住幽王的衣袖，放声大哭。幽王抚摸着她的头说：“爱卿快别哭了，有什么委屈尽管跟我说。”

褒姒便含着眼泪告诉幽王：“刚才太子带着一批宫女来这里寻衅，我也没有得罪他，他一看到我，便又打又骂。如果不是宫女苦苦劝阻，恐怕我早已被他打死了。请大王为我作主！”说完，呜呜咽咽，哭个不停。

幽王心中明白是怎么回事，对褒姒说道：“你不去朝见他母后，所以会发生这不愉快的事情。太子奉王后之命行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意，你不要错怪了人。”

褒姒撒娇说道：“太子为母亲报怨，不杀死我是不会罢休的。我死了倒没什么，但我已怀了大王的孩子。杀了我一个，就是害了两条命。求大王放我出宫，保住我们母子两条命吧！”

幽王安慰她：“爱卿好好休息，朕会妥善处理的。”

当天，幽王就发布命令，将太子逐出王宫，赶到申国他外公家去住



了。王后也被冷落，幽王再也不去看她了。褒姒生下儿子后，又设计陷害王后、太子，让幽王将王后打入冷宫，将太子废为普通老百姓，却将自己亲生的儿子伯服立为太子。

褒姒当上了王后，深受幽王的宠爱，但却每天皱着眉头，不肯开颜一笑。幽王为了讨她欢心，命令艺人击鼓弹琴，又让宫女唱歌跳舞，但褒姒还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幽王问她：“爱卿连音乐也不喜欢，到底欢喜什么呢？”

褒姒回答：“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记得过去不小心撕裂丝绸，这个声音好像比较悦耳。”

幽王说：“既然爱卿喜欢听撕丝绸的声音，为什么不早说呢？”立刻命令管理国库的官员，每天送一百匹丝绸进宫，叫几个宫女专门撕丝绸，以使褒姒高兴。

褒姒虽然喜欢听撕丝绸的声音，但依旧未露笑脸。幽王问道：“爱卿为什么不笑？”

褒姒回答：“我生来不喜欢笑。”

幽王说：“朕一定要使爱卿一开笑口。”于是便下令：“谁能使褒王后一笑，就大大有赏。”

有个叫虢石父的前来献计：“过去先王因为西戎强盛，恐怕他们前来偷袭，就在骊山设置了烽火台，一有敌情，就放起狼烟，直冲天空。附近的诸侯看到狼烟腾起，就会发兵相救。现在天下太平，烽火熄灭。大王如果要褒王后开口一笑，只要和她同游骊山，夜晚让人放起烽烟，诸侯的援兵就会赶到，到了却没有敌人的影子。王后见他们慌乱的狼狈相，肯定会笑的。”

幽王赞许道：“这个办法太妙了！”

于是，幽王带着褒姒到骊山游玩，晚上在骊宫设宴，并传令在烽火台放起狼烟。有个大臣劝阻道：“烽火是先王与诸侯约定在紧急情况下才能点燃的，现在无缘无故燃起烽火，不是戏弄诸侯吗？将来如果真有敌情，诸侯还以为是戏弄他们，就不会赶来相救了。”

幽王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大声训斥道：“现在天下太平，哪里有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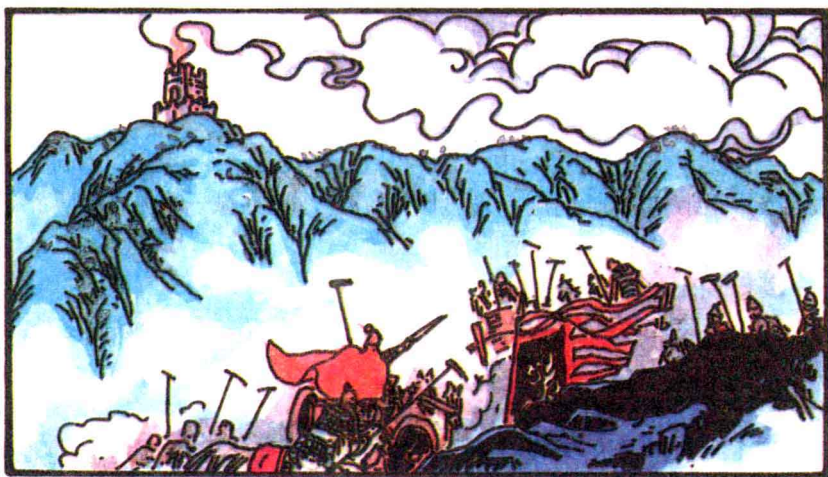
么敌情！朕今天与王后出游骊宫，没有什么可消遣的，燃起烽火与诸侯开个玩笑，又有什么关系呢！”

幽王不听劝告，叫人点起烽火。顿时烟雾腾空，火光冲天。附近的诸侯见到烽火台警报，立刻点将领兵，连夜赶到骊山，却只见歌舞升平，幽王和褒姒正在饮酒作乐。幽王看到一路路诸侯先后赶到，只是派人轻描淡写地说道：“现在没有什么外患，辛苦大家跑了一趟。”

诸侯们面面相觑，无精打采地各自回去了。褒姒在骊宫楼上，凭栏看着诸侯忙来忙去，白辛苦一场，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幽王得意地说：“爱卿一笑，百媚千娇，这真是虢石父的功劳！”当即赏赐他许多黄金。至今俗语“千金买笑”，就来源于此。

不久，西戎兵马来犯。幽王连忙下令在骊山燃起烽火，但各路诸侯明明看到了这一警报，却没有一个赶来相救的，因为他们怕再受骗上当。

西戎兵强马壮，幽王的卫兵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结果，幽王被乱兵砍死，儿子伯服也被杀死，褒姒则被他们当做战利品带走了——这就是烽火戏诸侯所造成的恶果，而西周也就这样灭亡了。





郑国国君郑武公有两个儿子，都是夫人姜氏所生。长子名叫寤生，次子名叫段。为什么叫“寤生”呢？原来姜氏睡梦中生下他，醒来发觉这个孩子又黑又丑，大吃一惊，所以取名“寤生”。段长得英俊高大，眉清目秀，而且力大无比，善于射箭，武艺高强。

姜氏历来偏爱小儿子，一心想让武公传位给段，经常在武公面前说段是怎么怎么好，可以立为世子。武公说：“长幼有序，不能搞乱位次。何况寤生没有什么过错，怎么能废长立幼呢？”

武公决定，立寤生为世子，只将共城作为段的食邑，为此姜氏很不高兴。

等到武公去世，寤生即位，称为郑庄公。他和父亲一样，也是周朝的卿士。

姜氏见段没有权势，心中快快不乐，对庄公说：“你继承父位，拥有方圆数百里土地；却让同胞弟弟，只容身在小小的共城——你忍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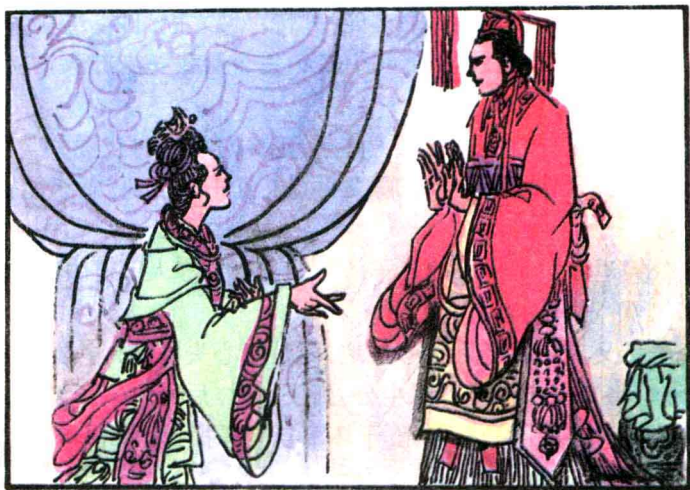
庄公说：“我愿意按母亲的意愿去做。”

姜氏说：“是否能将制邑封给你弟弟？”

庄公回答：“制邑以险峻闻名于世，先王遗命，不许分封。除此之外，都可以遵命。”

姜氏说：“那么就将京城封给你弟弟吧！”

见庄公默然不语，姜氏便板起面孔说：“如果再不允许，那干脆将他驱逐出国，让他当乞丐去！”



庄公连声说：“不敢！不敢！”便唯唯而退。

第二天升殿，庄公宣布将京城封给段。大夫祭足连忙进谏：“不可以这样分封。天无二日，民无二君。京城庄严神圣，地广人多，与国都荥阳相等。何况段是夫人的爱子，如果封给他京城这么个大邑，就像一个国家有了两个君王。他如果靠着夫人的庇护，肆无忌惮，必然后患无穷！”

庄公说：“这是我母亲之命，怎能违抗呢？”于是将京城封给了段。

段谢恩之后，就进宫来向母亲告辞。姜氏悄悄地对他说：“你兄长不念同胞之情，对你不好。今天封给你京城，是我再三恳求得来的。他虽然勉强同意了，但心里未必愿意。你到了京城后，要多聚集兵马，暗地里做好战备。一有机会可趁，我会及时通知你。你兴师而来，我便做内应，这样郑国就是你的了。你如果取代了寤生之位，我死而无憾了。”

段领命往京城居住，想方设法克扣贡税、训练部队，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为了扩展地盘，有一次他借打猎为名，袭取了鄆和廩延两邑。这两处的邑宰逃到荥阳，向庄公报告。

庄公听了报告，只是微微一笑，并不开口说话。有一位大臣高声说道：“这个段真该杀了！”

庄公抬头一看，说话的是上卿公子吕，就问他：“你有什么高论？”

公子吕回答：“段内挟母后之宠，外恃京城之固，日夜练兵备战，在地方上扩张势力，目的就是为篡位。请主公给我一支部队，去将段从京城抓来，以杜绝后患。”

庄公说：“段并没有做什么大坏事，怎么可以去讨伐呢？”

公子吕说：“他抢占了鄆和廪延两邑！先王的土地，怎么能任人宰割呢？”

庄公笑道：“段是母后的爱子，寡人的幼弟。寡人宁可失地，也不能伤兄弟之情、违背国母之意。”

公子吕又说：“我不是担心失地，而是担心失国啊！主公今天能容忍段，恐怕将来段未必能容忍主公。到了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干坏事自有恶报。坏事干多了，会自行垮台的。”

公子吕退出后，对正卿祭足说：“主公只顾母子兄弟私情，而忽视国家大计，我真担心啊！”

祭足说：“主公才智过人，对这件事必有安排。只因殿上人多嘴杂，不便泄露。你是贵戚之卿，可以私下去叩问，主公定会以真情相告。”

公子吕便去叩宫门，求见庄公。庄公故意问他：“你又来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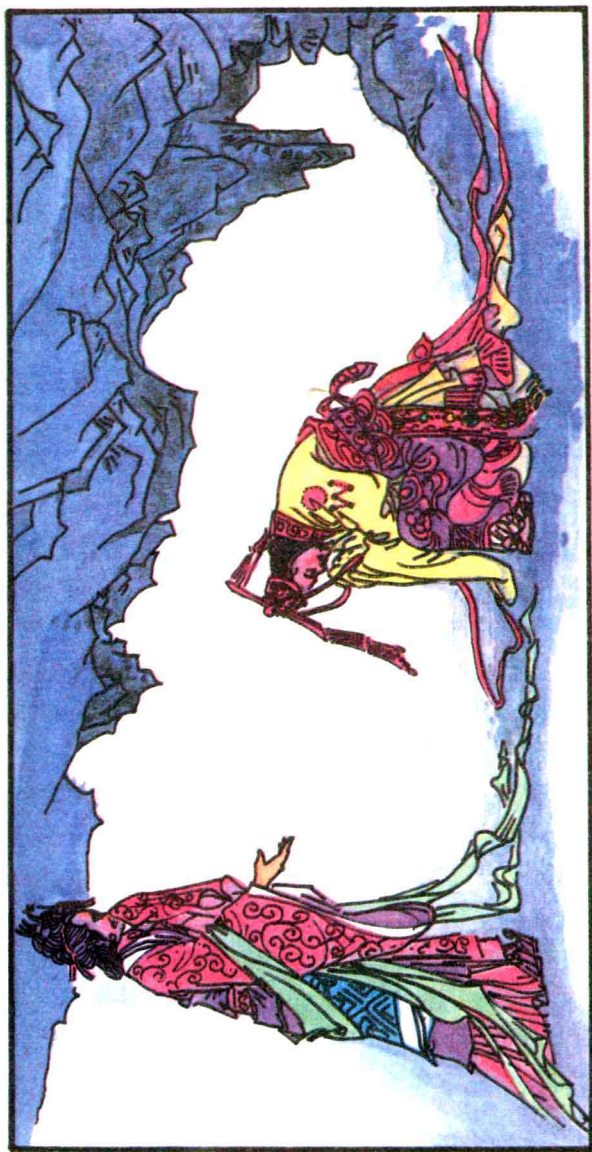
公子吕说：“我怕段在京城举事，国母又与他同谋，到时郑国就不是主公的了。所以我寝食不安，请主公早作决断。”

庄公说：“寡人已做了筹划。段虽然很凶横，但还没有公开叛逆。如果现在我讨伐他，国母便会从中阻挠，对外也会批评我对弟不好、对母不孝。因此，我现在任其所为，等他公开造逆时，我再明正其罪，那样谁也不能指责我了。”

公子吕佩服地说：“主公远见卓识，非臣所及。但夜长梦多，应该尽快将此事了断。”

庄公问：“你有什么好计谋吗？”

公子吕说：“我有一计。主公是周朝卿士，但已好久没有人朝了。最近您可宣布去周辅政，制造假象，段以为国内空虚，就会兴兵来袭。我预



先带兵埋伏于京城附近，趁他出城远去，攻入城中。主公则从廩延一路杀来，使他腹背受敌，即使有翅膀也难以飞出这天罗地网了。”

庄公说：“你的计划很好，就按计行事吧！”

第二天早朝，庄公假传一令，让大夫祭足主持国事，自己往周朝面君辅政。姜氏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大喜，认为机会到了，马上写了一封密信，派心腹送到京城，约段五月上旬兴兵袭郑。送信人刚出城，就被公子吕抓获，搜出的密信送给了庄公。庄公看了信，重新封好，另派人送交于段，并索要回信。段不知是计，落入圈套，给母亲写了回信，以五月初五为期，以白旗一面立于城楼为接应之处。

这封回信当然又落到庄公手里，他冷笑道：“这就是段不打自招的供词，看母后还能包庇他吗！”

结果可想而知：段蠢蠢欲动起兵袭郑，自投罗网，只得自刎而亡。庄公从段的尸体上搜出母亲的密信，与段的回信放在一起，教祭足送给姜氏看，并发誓说：“不到黄泉，母子不相见。”这样，姜氏就被安置到颍地去度晚年。

姜氏看了这两封信，非常羞愧，觉得无脸再见庄公，便马上离了宫门，出居颍地。庄公回来后，见母亲已走，有些于心不忍，叹了口气说：“我不得已而杀了弟弟，怎么又逼走母亲呢？真是天伦的罪人啊！”他想与母亲重归于好，但想到自己先前立下的誓言，又只好作罢。

后来颖考叔替庄公出了个主意，派人掘地十多丈深，当洞中泉水涌出后，就在泉旁搭了一座木棚，使姜氏和庄公在此母子相见。这既不违背誓言，又见到了母亲。等母亲一到，庄公拜倒在地，说道：“寤生不孝，求国母恕罪！”

姜氏扶起庄公，连声说道：“这是老身之罪，和你没有关系。”

母子抱头痛哭一场，然后从洞中出来。庄公扶母后登车，自己执辔陪侍，一起回到宫中。

庄公这样做，既不违背当初“不到黄泉，母子不相见”的誓言；又全了母子之情，尽了孝心。